

初集三

文學

王謙吉

終舉文學之科見聖教之廣矣夫陳蔡之圍豈區區文學所能濟乎而當口之相從者此亦其一科也且聖人之設科也教有四而文居其一故及門之徒大率身通六藝而我曾亦稱文學之邦焉然而名高忌生遂來陳蔡諸大夫之懼毋亦此一二文人實階之厲耶則試由德行言語政事而外而並紀之三代以上初無以文章名世之事而宇宙之光

折開分領氣體英偉

華積而必發則雖以千聖百王之業不妨獨命爲專家卽聖門立教亦

語可鎖紙

無以學問標榜之名而功力之所至專而必精則雖在共傳共習之餘

文學二字

安知不各有心得噫此文學之名所由昉也禮樂皆文之燦著也而善

洗刷清梵

學者獨有以觀其深其得力有素也共此周旋楊襲之儀必推而許之

本檀弓

曰夫夫也爲習于禮者則文學之目吾黨已早有所歸詩書皆文之陳

迹也而善學者恒有以神其悟其會心獨遠也同此質疑辨難之時獨

分照游夏妙在恰如題位二字

亟而稱力曰今而後始可與言詩則文學之選夫子已心有所許將謂

有文事必有武備乃當日莫容與嘆諸子其鳴其不平而文學者亦祇

安其弦歌不輟之素將謂著述者每在窮愁乃當日兕虎作歌及門亦

原批此意尤妙

間爲酬答而文學者仍自如其一辭莫贊之常吾知之矣儒者之一材

與難

一藝皆造物之所成居聖門而爲文學不過得其緒餘焉耳而天之困

厄之者亦如不克焉蓋文以鬱而彌彰學以損而日益險阻備歷之後

將所爲天地之變萬物之情其探索者當倍精也則雖謂陳蔡一圍爲

後二比激昂慷慨直欲把酒問天拔劍斫地令

造就文學之區可也抑文人之一見一聞亦造物之所忌況文學而在

我一讀一擊節

聖門豈徒是尋常博洽者平而天之折挫之者亦不遺餘力焉乃文以

抑而愈揚學以晦而益顯艱苦備嘗之際凡所爲鬱勃之氣不羈之才

雨意高調服大如簪

其發皇者乃更盛也則雖謂陳蔡一圍爲表章文學之具可也由今思

精核

之博學成名數若殿四科之末而斯文未喪道已廣百世之傳聖門如

游夏者亦曷可少哉

前路提頓有意議中間照下亦新穎奪目後幅關合陳蔡正謂文人

少達而多窮也尤覺雅切而聲光發越的是千人皆見之技沈立方

此方是聖門文學與尋常詞章記誦不同詰題精當其闕照與難處

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妙又說得蘊藉冲和較勝文人九命之說

蘭陔

〔釋註〕

身通六藝

史記孔子世家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階之厲

大雅桑柔篇誰生厲階

標榜

後漢李膺傳士大夫

更互相

周旋謁襲

樂記周旋謁襲

天夫也為習於禮者

禮檀弓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

習

詩書皆文之陳迹

莊子天運篇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

有文事必有武備

夾谷之會孔子

攝相事曰臣聞有

莫容興嘆

詳下兕虎註

不平

昌黎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弦歌

不輟

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于野孔子講誦絃歌不衰詳孔子世家

著違每在窮愁

史記平原君列傳然虞卿

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兕虎作歌及門間為酌答

孔子在陳絕糧召子路而問曰吾道非耶

補註

將迎

莊子大宗師其爲物也無不將也無不迎也

吾何爲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大知耶
之不可行也孔子曰有是乎子路出子貢入孔子曰吾道非耶
何爲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
孔子曰賜而志不遠矣子貢曰然則入孔子曰吾道非耶吾
此回曰夫子之道最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一辭莫省
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事見世家一辭莫省
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待險阻備嘗乙倍二十一險阻不羈之
不得贊一辭事見世家險阻備嘗之矣
少卿書僕少
負不羈之才

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吳也英

悌孝者無異詞可以徵實行是蓋非實有於中則父母昆弟之言且不

摘題樂

可得况欲人之不聞乎宜子之以孝推閔子哉若曰天下之所不言而

而來

同然者大都在庸行間矣顧望於外者要必本於中苟非內美素孚則

只就反勢駁佳合

無以達乎家庭卽無以行乎田巷而欲強人情以譽其所未信勢必有

黃有餘

所不能乃我觀閔氏子而後知立德詢有真也吾蓋有以驗其孝矣曰

原評空中執與

用行習之故感孚各動於天往其事甚平而身受者樂道焉卽非身

受者亦樂道焉鄉曲之評其重固未可以苟得也庸俗耳目之交稱許

虛籠題神情轉有味向見檢刻有改此

亦因其實往往一詞偶出而於之信者少焉繼之疑者亦少焉矣曰而

數語作勁煞者風韻頓減且又何以別于中二比耶

先將干

譽其賞識若併爲一談也今士人觀色笑於庭間則曰幸哉有子叶塘篋

七字安頓然後歇入問字風調楚眉目知所

折筆峭

於伯仲則曰愧不如兄人苟得此亦復何譏然而父母昆弟之言不足

重

爲外人道也倘其稍有閒焉吾又安知其孝之果無歉耶蓋天下之公

托人空

原計入手用虛籠處用

論出於人古今來得親順親之事有時同室不欲言而歌泣之至情偏

實發妙仍有高踞題巔之意

能達於道途之口此以知存乎人者雖踈迤而可驗其誠而天下之刻

責亦出於人古今來盡愛盡敬之爲有時同室無不信而笑囁之僞態

獨不滿於里黨之心此以知係乎人者豈倉猝而易彌其隙乎何以言

及閔子之孝而人之言與其父母昆弟之言輒無間也最足異者人子

起筆健

一口之自盡而未俗每驚爲難得之奇以閔子子職自供薄不欲藉藉

者遍乎於衆論孰意驗之遠邇不啻相得而益彰也夫庸德本非立名

挂

之地縱使令聞四集要豈閔子所樂言乃至性相通目有不謀之合歡

然者門以內也暢然者門以外也民彞物則之內早不期而得此同聲

矣最可喜者人子百年之苦心而積久而報以不刊之譽以閔子撫躬

自疚又豈料默默者竟著爲美談孰意証之家邦不啻相視而莫逆也

意分作兩層法

天潛德本無欲發之光縱使聞寂無稱亦於閔子何所損乃人心不沒

並來快意之詞始則鬱然其莫伸也久則翕然其交頌也隨聲附和之

中實無心而存此公道矣孝哉閔子騫人言如是吾又何間然哉

心細手和低徊唱嘆使人之意也消懷新評

神味婉篤不必握拳透爪自然沁入心脾此絳昌先生丙辰試作越

註釋

戊午遂領解以去養到之侯宜有定所也○丙辰丁巳開才人輩出
學雲間者侈言壯麗宗江西者高語幽深幾如歷下竟陵詩派各擅
勝場然壯麗或失之粗浮幽深或泥為險怪又或有出入兩家之門
者當時即有着色章羅之謂檢閱舊時坊刻絕無可存者惟家絳昌
翁所者文稿及評選各本俱和氣純粹不染一切冒氣至今尚可誦
法可見文無風氣惟真者差足耐久耳蘭陔

丙美 屈原離騷編吾既有此雷同 本曲并為一談 本韓昌黎幸哉有

子 禮祭義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 叶堦 堦於伯仲 小雅何不足為外
人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

人道也 本陶淵明歌泣 易中孚或 疎迷 前漢司馬相如藉藉 前漢江
桃花源記 泣或歌 疎迷 傳使疎迷不蔽藉藉 都易玉

傳國中口 相得益彰 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 令聞 詩大雅 民彛物
語藉藉

則 本人雅美談 公羊傳魯人至 杞 禘 莫逆 莊子大宗師篇西人
水民篇 今以為美談 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由之瑟

魯淑

於瑟見賢者亦賢者所自呈也夫由寄於瑟卽有以呈於瑟宜夫子一

發端便注之字

聞而知之也曰聲音之道微矣哉吾嘗聞韶而晤舜彈琴而見文彼古

二字起

人在千載上猶得於聲音中彷彿遇之而況今人之聲音卽其所自

校

爲訊一想夫耳之所聞而目中已不啻如見其人焉今者一堂之上有

由瑟一齊點出通篇全力只摹一之字得法在此

聲來者非瑟也則誰鼓之者非由也耶由鼓瑟由自有以樂乎瑟未嘗

期人之聞也而亦未嘗禁人之聞以由既寄之於瑟也由鼓瑟由且有

以見於瑟不期瑟之如是也而亦不能強瑟之不如是則瑟若自成爲

由也夫是瑟也固不問而知其爲由之瑟爾已凡籟之動動以天也響

人金鑑金元

方起於絃間神已遊於象外傾耳者不可想見乎夫由卽與人相知亦

言語妙天下

未必以生平諱匿之端遍告乎人而瑟若知由而代爲傾倒試按節以

絕不將註語填實正以蘊藉而得刻至

尋微特言貌可接并氣質亦著之是善於發由之覆者無如此瑟也已

凡音之生生於心也和平固出之無意噍殺亦形於自然審律者不可

微忝乎夫由雖聞過則喜亦安能於已所不檢之處盡暴於外而瑟若

警由而示其闕失試循聲以察微特性情畢現卽學問亦傳之是工於

寫由之直者又無如此瑟也已聽朱絃於清廟瑟亦自有正聲何於今

極微至又極顯豁

而忽變則不知瑟爲由之瑟則於瑟驚其變正於由得其常也不然非

映下升堂

瑟能肖由誰能肖由者而瑟不幾阻由以進乎瑟雖爾於莫春人之鼓

故作一折可謂

瑟亦自有微會何於今而不平耶正惟瑟爲由之瑟則由之投瑟以不

名舊語意外牧馬人

平實由之予瑟以不欺也不然非由有此瑟誰有此瑟者而由將守此

瑟以終乎嗟夫我欲咎瑟而瑟不任咎我欲疑由而由無可疑則我且

轉而自疑并自咎夫由之瑟而奚爲於丘之門也

無一語不是之字神理此繪影繪聲之技微妙直到秋毫顛矣

張義

傳

註中北鄙殺伐云云固是此三字注脚然又直露不得文只融會入

講絕不喝破而全神具現酷肖本題語妙

發蒙託

題止三字起講下便將兩實字急直點出通篇全力只搏弄一箇之

字此淮陰背水陣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解此行文那得不高

妙入神蘭陔

釋註

彈琴見文

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有所繆然思焉有

天籟

朱子以虫

籟誰

為主傾耳

孔子閒居傾

發由之覆

莊子由子方微夫子之發吾

凡音

之聲

樂記凡音之起

唯殺

禮樂記其哀心感

朱絃

禮樂記清廟之

瑟朱絃而疏越

補註

將迎

莊子大宗師其爲物也

無不將也

無不迎也

端章甫

儲雄文

服猶有禮願學者先致飾焉蓋服所以章身也惟衣與冠君子謂其有

禮矣赤也志之爲言曰

禮

以朝祭爲重卽不得以衣冠爲輕何也盡飾

檀弓語妙有韵致

之道其行者遠矣已則無學人將議其服之不衷而因以病其心之不

丰姿秀逸

固鬼神之恫社稷之羞終必由之而赤也嘗志於宗廟會同矣節春秋

觀筆周師

濯濯如春月柳

而會時事其辭色舉在臨時而被服則可豫爲擬也我有錦而學製之

緣句飄忽爽爽有神

寧不足以美觀乎而服違乎古或曰袞袞奉圭璋而襄玉帛其周旋皆

題前略觀造化輕靈

有程式而衣冠亦不可妄爲擬也子有衣而自請之誰弗足以眩目乎

起調聳援

而服踰其制或曰侈矣韋布非所以接山龍也龙凉非所以襄黼黻也

出端字體目

則衣於端宜是端也天子服之以朝日諸侯服之以祭亦既上下共之

用代法入清入理

矣今將從君後而與君異服不惟貳乎衣則從同予小臣亦得以端將

襯貼宜深寔處皆虛

事者所以從君也且不敢貳也衡紃紘紆於禮則已華也范冠蟬綬於

禮則已僊也則冠於章甫宜是章甫也于夏爲母追于周爲委貌亦既

堅卓

各異厥制矣今將從君後而與君同冠不惟偏乎冠則從異予小臣母

旁面襯發

寧殷嘒是遵者所以爲殺也且不敢偏也冠之紫綬焉朝服之編焉服

抱轉上文

奇志淫且不可以係臣民之望而况行於朝祭之間然居則藏之笥篋

原評前從詞色周旋引起本句此更從本句推到詞色

出則燦爲羽儀未嘗不象服是宜矣而或者有服無容有容無辭豈其

周旋不但迴應有法并下句亦可直接

肄業及之而謹謝曰不敢知頌臺筮而命以爲尹姁焉歌絲騏而指以